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责编：程建华 E-mail:158050557@qq.com
2025年11月18日 星期二

一

打谷机响了一整天。

夕阳落下西山的时候，天边蒸腾起大片大片的霞光，宛如水彩在宣纸上慢慢浸染开来。头顶着草帽，手臂上戴着袖套，裤腿上沾满泥巴的农人们三三两两自田间归来，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和青瓦上，浓稠的炊烟正被晚风轻轻揉进暮色。

出逃大半天的我，鬼鬼祟祟回到外婆家，拿着耙子装模作样跟表姐妹们收坪里晒了一天日头的谷子。几个月前帮我从水田里出逃的是爬上我小腿的一条蚂蟥，这天助我一臂之力的是舅舅发现的一条水蛇。我仓皇而快活地狂奔，大人们在身后哈哈大笑，他们从未看穿我的小伎俩——尽管多年后他们说只是不想点破。

甩开毒辣的烈日、毛毛刺刺的稻叶、时而亢奋时而叹息的打谷机后，我径直钻进后山的树林里。在一条狭长曲折而清凉的小溪边，一个远房表弟早就带着箬箕在等我了。两个偷闲的少年，在溪流的下游筑建起“捕鱼工事”——箬箕摆在一截浅水的正中央，两边用石头垒起来，封锁住鱼儿的逃生通道，然后，两个人打着赤脚从上游一路蹚下来，逢水深的地方就踢几脚，搅几脚，幻想着鱼儿在水底疯狂逃窜，最终钻进箬箕。可结果难如人意，除了一些小鱼不幸落网外，大的一条都不见踪影。于是，再择一截浅水，继续筑，继续蹚。末了，战利品也不敢往家里带，更别提煎了吃或煮碗汤，外婆总会嘲讽：“快去放掉，莫弄腥了我一口锅。”所以除了挑几条色彩斑斓的斗鱼和鳊鲢装进盛满清水的玻璃罐头瓶带回外，其他的小鱼都是放回小溪里。

一天下来最香的一顿饭就是晚饭。本地辣椒劲道十足，和着猪肉、豆豉一炒香喷喷的，炒冬瓜、炒豆角也好吃，两碗米饭下肚，菜碗基本也空了。这是双抢季稀松平常的一天。也许是我出生在教师家庭，没吃过真正的劳作之苦，所以回忆起来总是诗意多过辛苦，但我不会忘却那些在田间山头挥汗如雨的长辈们。农耕是一种文明，于山水之间行乐也是一种文明，只要乡村还在，这种文明的印记就不会消失。钢铁机械会让

这些印记变浅，但它们不会消失，永远不会。

二

父亲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把我抱上横杠，等我坐稳后，他左脚蹬紧踏板，右脚踮两步，顺势跨上鞍座，缓慢骑动了他的“永久”牌二八大杠。母亲怀里抱着弟弟，跟在后面跑着小碎步，然后轻盈一跃就上了后座。

印象中，父亲没有骑车摔倒过。他的呼吸声离我的耳朵很近，他的两只大手也离我的小手很近，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使出的力量。

在学会骑自行车之前，一直觉得那是一件神奇的事。于是，等个头长到跟二八大杠差不多高时，就开始偷偷学着骑“三角架”了。所谓的骑三角架，是指右脚从横杠下面伸过去蹬踏板，整个身体都在自行车的左边——这是一种奇异的姿势，却也是一种得意的姿势。初学时，第一个需要掌握的动作要领就是溜车，即不蹬踏板，从缓坡上往下滑行，溜车溜稳了，再蹬踏板就容易多了。

我的第一次溜车经历是惨痛的。在缓坡上试了几次，感觉不是很难，于是我选了一个长长的陡坡来溜，结果速度越来越快，心越来越慌，最后连人带车冲出了大路。所幸路的两旁都是田地，所以除了膝盖、手肘擦破点皮之外并无大碍。顾不上火辣辣的疼，把车弄上来了后又继续溜，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练习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车。

学会了骑自行车后，以前觉得很大很大的镇子就变小了，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这段江畔到那条河边，都成了轻松的事。少年的腿脚上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三五个小伙伴各骑一辆自行车飞驰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后来，有了一辆自己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是父亲送给我的初中入学礼物。再后来，我又跌跌撞撞学会了骑摩托，而且骑的又是大架子的南方摩托。依旧是摔得鼻青脸肿，依旧是爬起来又继续，学车的过程就像是成长的过程，不断跌倒，不断爬起，只要你不向困难低头，就一定有机会风驰电掣。

如今，人到中年的我，偶尔也会在路边扫一辆共享单车，在长沙的夕阳晚照里骑上三五公里。只不过，城市的路太平整，耳畔的喧嚣声太多，很难找到当年追风的感觉。



月光城 随笔

江北小记

李卓

三

师友龚曙光某次在一个饭局上对我说，每看到乡村里建起一栋欧式建筑，就感觉乡村又被挖掉一颗心脏。我很认同他的审美，倘若一个乡村没了院落，没了篱笆，没了青砖红墙，没了鸡犬相闻，乡村的韵味也就荡然无存了。然而，我又理解那些返乡盖楼的人们，其实，这样的房子他们一年到头住不了几天，盖得豪华洋气不止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了却一个孝顺父母的夙愿——大部分老人不肯进城生活，子女们便把城市的别墅搬回了乡村，本质上这是无可厚非的。

我的家乡在汨罗市桃林寺镇，属江北地区。小时候，江北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既不靠高速，也不靠国道，岳阳通往长沙的省道也没有修，唯一便利的是镇上还有个火车站，有一辆岳阳至茶陵的绿皮火车每天清晨和傍晚会在此停靠。火车总是很拥挤，硬座上总是坐满了人，过道上也总是站满了人，一些车厢的连接处，地板上还总有几麻袋拼命挣扎叫唤的猪崽子，所以坐火车的旅途并没有太好的体验感。大部分人会搭那种在乡道上招手即停的中巴车去县城。东线经火天乡、红花乡、新市镇，西线经范家园镇、楚塘乡，东线全是乡道，西线要乘渡船过汨罗江。颠颠簸簸，走走停停，去一趟县城要一两个小时，实属不易。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当年江北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没有形成特色支柱产业。

直至1990年代末，一大批江北的中青年人纷纷奔赴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越来越多人开阔了视野，闯出了新路子。尔后的一二十年间，江北人发展起了资源回收、大件物流、钢材贸易等产业，一批人红火起来，就带着下一批人又红火起来，不得不说，传帮带的精神在江北人身上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富裕了，路就越修越宽，楼房就盖得越来越多。前不久，我邀请长沙的一些作家朋友去看望韩少功先生，顺便去我老家走走，一路上他们就感慨，桃林这个乡镇还是搞得蛮好。

某时，我也会无限怀念斜光墟落，青草篱笆，也会怅叹旧时的村落不复存在，但我依旧认同这些变化是一种进步，起码在当下是一种进步。何须幽怨，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人也许会重建他们向往的桃花源，那是下一个时代关于精神归宿的命题，我相信终有一代人会去思考，也将会抵达。

四

我的高中同学，后来毕业于北大的冯寅在我长沙的培训学校上了两年课后，今年刚进汨罗一中，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我给她去了信息，说蛮好。蛮好，不仅是说她选择了进体制蛮好，而是说她选择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蛮好。

汨罗的教育一直是不错的。我们都是素质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学习能力，我们的心智、品格、体魄都在人生的关键期得到了淬炼、成长。当然，今天的这一代学生，相对我们而言，确实面临更大的竞争与挑战，所以他们比我们心理压力更大，这也算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一直在改革，大城市在改，县城在改，乡镇也在改。这次，我听说三中迁往了县城，江北一些乡镇的中学已经合并，不少村里的小学也归集到了镇上。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伴随着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有新的机遇衍生。很多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往往有不同的结果，我想，只要教育工作者的初心未变，汨罗的教育就会越来越好，而不会式微。

江北崇尚读书。大部分的长辈都是鼓励我们读书的——“只要你发狠读书，砸锅卖铁我们也会一直送读”，这是我们这辈人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小时候，最具威慑力的权杖是老师手中的教鞭，最神圣的到访是老师的家访，最让人精神振奋的是老师的一句表扬，教育，一直被摆在崇高的位置上。

小学二年级时，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位极其质朴的男老师，经常都是扛着一把锄头来学校，裤管卷起，赤脚上沾满泥巴——他总是在清晨下田干完农活直接来上课。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家，每天他要在走廊上熬两次中药，无论多热的天他都是穿夹衣戴冬帽，可他从不缺一节课，请一天假。小学五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刚结婚的女老师，总是放学后留堂抓我们背课文，一个一个过关，总是错过饭点陪着我们熬。

今天的教师，生活应该不再如从前那般无奈，也肯定有更有效的教学方法，而家长们也肯定有了更科学的教育理念，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坚守的。只要守得住那份赤诚，江北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多，汨罗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多，那是我们欣于看见的。

零零碎碎，絮絮叨叨，是一个人的感想，但或许也是一代人的心灵影像。